

九歌

·

米三Lady 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 绿衣

世纪文庫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歌·绿衣/米兰 Lady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08-10401-3

I. ①九… II. ①米…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4308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袁舒舒
插 图 李 堃
封面装帧 一亩幻想

九歌·绿衣

米兰 Lady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3.5 插页 3 字数 212,976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401-3/I·952

定价 26.00 元

米兰·昆德拉 著

九歌

绿衣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九歌

楔子

一	九歌·云中君	011
二	九歌·山鬼	019
三	九歌·湘夫人	029
四	九歌·大司命	037
五	九歌·少司命	043
六	九歌·东君	053
七	九歌·国殇	061
八	九歌·礼魂	071

绿衣

一	绿衣·硕人	……	085
二	绿衣·蟋蟀	……	099
三	绿衣·淇奥	……	113
四	绿衣·子衿	……	133
五	绿衣·日月	……	147
六	绿衣·柏舟	……	167
七	绿衣·樛木	……	185

九歌

落木萧萧时，莘阳君凭帔自幽篁山归来。

樽国新君子噉亲自出城相迎，待叔父向自己行过君臣之礼，即正襟一揖，向他施以家礼。

莘阳君忙以手相扶，彼时抬目，与子噉相视而笑，那一刻的眼角有一点荧光。

子噉嘘寒问暖，莘阳君含笑以答，态度恭谨，言语温和。子噉邀他同乘一车回宫，莘阳君再三拜辞，而子噉坚持，最后携他的手，亲引他登车，才命起驾。

国都洛城百姓闻讯而来，守候在御辇必经之处。高车行近，车上帘幕间或有风撩开，倏忽一瞬间，可以窥见其中两名男子身影。一样的广袖高冠，容止端雅，矜贵出尘。

而且他们不时交谈，言笑晏晏。

便有年老者不禁落泪，感慨不已。十六年前，莘阳君乘车离都，赴幽篁山隐居，先王玄涑——子噉的父亲亲临洛城南门相送，名曰“送”，然只负手立于城楼之上，淡漠地看莘阳君跪拜于城下依仪辞行，出城远去，自始至终未发一言。

当日莘阳君只乘一辆无任何纹饰的马车，带几名家眷侍从，一任车辘辘行往远方。他苍白的面容上未残留丝毫情绪的痕迹，但人都为他觉得悲伤。

如今新君亲自迎他归来，他举止从容，不因受宠而惊，惟眉宇间多了一抹明朗的神采，令人忆起年少时的他受命出城祈雨如愿而归那日，危坐于高车之上，

他亦未曾大笑，但心底的愉悦浮上眉间，神采便飞扬。车上帘幕未垂，透过濛濛微雨，他年轻的面容仍清晰可见，那么明亮，似与日月齐光。

莘阳君随子噉入宫，谒见此前幕后听政的王太后。

王太后岑氏沉默地看莘阳君躬身行礼，久久才吐出一字：“免。”冷淡的声音中依稀疲惫的意味。

子噉当即低声向叔父解释：“母后近来凤体违和。”

莘阳君微微颌首，却也并不多说什么，在直身垂目而立之前，他的目光轻轻拂过王太后，虽只是难以觉察的一刹那，许多事仍已了然于心。

她已三十多岁了，然时光的痕迹仿佛都滑过了她脸庞，尽湮没于她双目之中，故她绝美一如往昔，惟原来的一双清眸染上了经年红尘，变得不再纯粹，审视地看他，冰冷而犀利。

而后又是片刻的沉默。这段空白令子噉觉得不安，正思索如何打破此间僵局，却听王太后开了口：“莘阳君，今年幽篁山的杜若开得好么？”

莘阳君欠身道：“全仗大王与王太后荫佑，幽篁山花木繁盛，年年如故。”

王太后唇角微扬：“很好。”

她继续与他寒暄，近乎温和的语气，目中锐气巧妙地消去，化作长嫂的姿态。

他亦一一作答，始终半垂目，这使他保持着谦和恭顺的表情。在聆听她说话时，他会呈出一丝浅淡的微笑，有别于旁的臣子谄媚的笑容，他的微笑温柔，却又略带矜持，令他的风采在王太后的盛气之下依然无懈可击。

子噉偶尔加入他们的闲聊，更多的时候，是热烈地看他的叔父，末了王太后请莘阳君回都中府邸休息时，他甚至亲自起身将莘阳君送出殿外。

“多谢母后。”他回首笑说：“儿臣不听母后劝阻，执意将莘阳君请回，原以为母后必会动怒，未料母后如此善待莘阳君，真好风度！”

王太后淡看他一眼，道：“你花这许多心思请回来的人，想必定有好大的本事，我岂敢不以礼相待。”

子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忙解释：“自父王薨后，母后终日忙于国事，以至忧劳成疾，儿臣深恨自己不能及时为母后分忧，故而召回莘阳君，有叔父辅政，母后即可安枕无忧，静心将养。”

“莘阳君……”王太后悄无声息地笑笑。

子噉蹙了蹙眉：“母后可是信莘阳君有辅政之才么？”他走至母亲身边，“莘阳君五岁能诗，七岁作赋，十六岁出使芑国，以己之力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且品性高洁，有圣人之风，隐居幽篁山时，将每年俸禄采邑所得皆施与灾民贫家，自己箪食瓢饮度日，人莫不称贤。”

王太后默不作声，子噉倒是越说越兴起：“母后听说了么？樛国人私下称莘阳君为‘云中君’。云能化雨，雨润山川，这是将他比作云神！据说早年樛国大旱，十月不雨，莘阳君自己请命出城祈雨，仪式才毕，雨就下了起来……”

这时有风吹进，间有潮湿的味道，子噉大感惊喜，疾步走出大殿，凭栏仰首望天，再转身对母亲道：“看，他真是云中君呢！刚回来就给洺城带来一场及时雨……”

王太后忽地大咳起来，一手引袖掩口，一手抚胸，咳得辛苦，眉头也紧锁。

子噉惊惶地奔回，连声问：“母后怎么了？”手忙脚乱地指挥人取药寻医，待药汤取回，又一下接过，一勺一勺亲手喂母亲服下。

药汤的暖意化入体内，起初的不适感随之消散，王太后闭目仰靠在椅中，气息亦逐渐平复。

“母后，你好些了么？”

听见这声音，王太后睁开眼睛，那一瞬眼前景象有初醒般的模糊感，继而沉淀出一个十七岁少年的身影，华丽而含愁的身影，在微笑之前，他努力展开微蹙的眉，温和地问：“现在好些了么？”

恍惚间，一切悄然改变，她仿佛身处多年前的樛国旧宫，薄绸轻纱帷幕重重的宫室锁住暗淡的光线，稀薄的空气中漂浮着瑞脑香，一位气息奄奄的美人躺在凤榻之中，像一泊即将消融的冰雪。

而他，那美如光线的少年，带着含愁的微笑问病中的美人：“母亲，你好些了么……现在好些了么？”

在当时旁观的她听来，他的声音如林间清风那般令人愉悦。所以她常常不自觉地心里重复他的话：“母亲，你好些了么……现在好些了么？”

“现在好些了么？”又有人问，这次近乎焦虑地。

她收摄心神，回到此间时空。“嗯，好些了。”她含笑点头，“子噉，我没事，只是风有些凉。”

子噉如释重负地微笑。王太后半眈双目凝神看他，忽然想起，他如今也是十七岁，就如她初见他时。

最后的那个“他”，不是子噉，而是子噉仰慕的莘阳君。十七岁的莘阳君亦非莘阳君，他那时的身份，是公子凭衽。

一 九歌·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九歌·云中君》

初见他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幼女。

她的父亲岑颺是樛王宫中的医官，膝下仅有她一女。伏波，是她的名字。

十岁之前，伏波从未离开过幽篁山。那是她的故乡，她的父亲在那里遇见她的母亲，此后一同生活了八年，直至她母亲病逝。

岑颺很悲伤，枉有一身绝妙医术悬壶济世，却终究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但无人因此否定他，他仍然是声名远扬的神医，就在岑夫人逝世后一月，樛王璆琅一纸诏书将他召入宫中任医官。他把女儿留在幽篁山，直至她十岁的某天，他自宫中来，对她说：“伏波，明晨去山巅采一瓶秋露，随我入宫。”

传说幽篁山是洺水女神栖居之地，山巅草木秉承日月精华，生长得格外地好，而露是由润泽的夜气在草木上沾濡而成，最为明净香冽，用来洗目拭脸，能聪耳明目、轻身，使人肌肤润泽，不易衰老，饮之则令人延年不饥，亦可解毒、治百病。

以秋露治病，岑颺以往也曾做过，但专程自宫中赶来取，尚是首次，且命自己女儿亲手采集并送往宫中，是取童女纯净不损药效之意，可见此番医治之人，身份必定异常重要。

伏波便以玉碗采了秋露，仔细收入玉瓶之中，再亲手捧了，乘马车随父亲入宫。

一重又一重次第启开的宫门和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回廊是王宫初次给伏波的印象，捧着玉瓶一路走，累得欲哭无泪，才抵达停步的宫室。然而她的工作并未结束，父亲又引她入一间药房，取出粒精心研制的灵丹，命她以秋露煎开，最后将煎好的汤药搁入托盘中，让她举至齐眉，再带她缓步走入正中的宫室。

一缕风也无，繁复的纱幕以纹丝不动的姿态低垂，她看见有淡淡青烟自金兽口中逸出，香气幽浮于房中，应该是起安神的作用，她却觉得那像是一层密织的轻纱，缠绕在身上，掩住了口鼻，她立时开始怀念宫外清新的空气。

父亲的病人躺在宫室最深处，那是阳光触不到的地方。几名侍婢立于两侧伺候，暗淡的光线下她们面目模糊。

有位少年坐于病榻之侧，转首望着榻中人，低首而入的伏波先看见他曳地的衣裳，淡雅的云纹，无比洁净，散发着兰香。

岑颀低声询问可否进药，少年回首，微微点头。

那一刻整个宫室忽地一亮。她看见他年轻的脸，肤色明净，轮廓优美，他浅蹙着眉，略欠血色的双唇似乎衔着一千声叹息，而她以前并不知道，一个人含愁的模样也可以这般漂亮。

岑颀命伏波为榻中人喂食药汤，她依言走近，便见到那神秘的病人。

那是个半昏睡着的女子，恹恹地躺在桃花色泽的锦被之下，长长的发丝流于枕畔，依然乌黑，衬得脸上皮肤愈发苍白，不见半点神采，冰雪般脆弱，连同隐于被下的那把艳骨，仿若轻轻一触便会消融。

但她仍很美，眉目与一旁的少年颇有相似之处。

少年扶她起身半坐，伏波便跪在榻前以勺喂她药汤。这不是项容易顺利完成的工作，好几次药汁沿她嘴角流下，令伏波手足无措，不知是否该立即放下药碗为她拭擦干净，而少年似并不介意，轻揽着女子，让她依于自己胸前，每次不待药汁滴下便已引袖拭去，动作从容自然。亦无责怪伏波的神色，只是专注地看着女子，没有一瞬的分神。

在药汤将尽时，榻中美人忽然睁开眼睛，茫然四顾。少年便展眉，微笑，温言问：“母亲，你好些了么？”

这声音真好听。伏波停止了喂药的动作，他的声音在心中如空谷回音般回响，却又那么柔和，似微风拂过。片刻之后她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便又开始

诧异：那看起来很年轻的美人，竟然是他的母亲。

少年扶他母亲躺下，须臾，才又欠身问：“现在好些了么？”

美人只是笑笑，自锦被中伸出一支纤长枯瘦、皮肤细薄得透出血脉的手，抚了抚儿子的脸庞。

此后以秋露为美人煎药成了长期的疗法，因秋露储存过三日便不能用，岑颺就让伏波频频往返于王宫与幽篁山之间，采集新鲜的露水带回宫中。每次来回要花四天的时间，如此奔波对一名十岁的女孩来说甚辛苦，但伏波却很愿意。

她其实不喜欢进入那阴暗的宫室，她只是希望见到那优美的少年。在那暮气氤氲之处，他是唯一的光源。

而几乎每次，他都会伺候在母亲身侧，有时他还会含笑对喂完药的伏波说“多谢”。听到他的声音，她会觉得非常开心，连带着觉得服侍病人都成了莫大乐趣。

他甚至为他多长了只耳朵，专用于倾听关于他的事。很快地，她从宫人言谈间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是公子凭祹，樗王璆琅的次子，如今十七岁，庶出，他的母亲是璆琅最宠爱的夫人沅姬，即那患病的美人。

他有一哥哥，王后宜素所生的太子玄谏，但显然太子玄谏和王后宜素都不及公子凭祹及沅姬受宠，伏波甚至听到有人窃窃私语：“真可惜，听说大王已有废后之意，若非夫人突然患病……”

若非沅姬患病，公子凭祹会因母亲的扶正而得到更高贵的地位罢。可伏波不觉遗憾，年幼的她那时还不十分明了嫡庶的差异给命运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她倒是有些庆幸，因沅姬之病，她见到公子凭祹。虽然会引来负罪的感觉，但偶尔她还是會想，沅姬的病如果永远无法治愈该多好，因为她暗暗担心，一旦沅姬痊愈，她将回到幽篁山，就不能再看见公子了。这个想法令她生平第一次品尝到忧愁的味道。

沅姬渐渐好转，气色一日胜似一日，偶尔还能起身到庭中坐坐。岑颺依然用秋露药汤为她治疗，并经常叮嘱伏波，秋露从采集到侍奉沅姬服用必须由她亲为，不得假手他人。伏波真觉他多虑了，即便父亲不吩咐，她也会这么坚持。